

谷崎润一郎

厨房太平记

高洁译

上海译

谷崎润一郎

厨房太平记

高洁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厨房太平记/(日)谷崎润一郎著;高洁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10

(谷崎润一郎作品系列)

ISBN 978-7-5327-7883-6

I. ①厨… II. ①谷… ②高… III. ①中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70683 号

谷崎潤一郎

台所太平記

厨房太平记

台所太平记

[日] 谷崎润一郎 著

高洁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刘 玮

装帧设计 柴昊洲

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4.5 插页 2 字数 71,000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7883-6/I·4851

定价: 30.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39907745

谷崎润一郎（1886—1965）

日本唯美派文学代表作家。1910年以《刺青》、《麒麟》登上文坛，代表作有《痴人之爱》、《卍》、《春琴抄》、《阴翳礼赞》、《细雪》、《少将滋干之母》、《钥匙》和《疯癫老人日记》等。曾获每日出版文学奖、朝日文化奖和每日艺术大奖。1949年获日本文化勋章。

谷崎润一郎作品

痴人之爱

卮

盲目物语

武州公秘话

春琴抄

阴翳礼赞

闻书抄

猫与庄造与两个女人

细雪

少将滋干之母

钥匙

梦之浮桥

疯癫老人日记

厨房太平记

谷崎潤一郎

厨房太平记

第一回

近来世道不同从前，招呼家里的雇工，也不能直呼其名。从前“阿花”、“阿玉”地叫着，现如今都必须加上敬称，称作“阿花姑娘”、“阿玉姑娘”。

千仓家十分老派，一直都“阿花”、“阿玉”地直呼其名，直到去年有人提醒，这才改口以敬称称呼。

因此，这个故事里出现的女用人们，如果仍直呼其名，恐怕要被现代的姑娘大人们批评了。只是考虑到这个故事开始于战前，也就是昭和十一二年，不沿用以往的叫法，总觉得生分不少，故而仍省去敬称，还望各位见谅。

现今也有一些家庭称呼女用人为“姐姐”，可千仓家的主人磊吉这样的老派人物对此颇为嫌恶。现在看不到“牛肉屋”这种店了，可从前东京到处可见挂着“いろは”、“松屋”这样的招牌、镶嵌着红色、紫色玻璃的“牛肉屋”。进了店门，先寄存鞋子，再顺着面前的梯子上去，来到一个杂乱的大厅，就会看到很多客人正围着煮开的锅子吃着呢。

“某号桌，加酒。”

“某号桌，结账。”

女服务员们拿着满是油污的寄鞋柜的牌子穿梭于客人之间。客人们都称呼这些女服务员“姐姐”或是“阿姐”。所以一说“姐姐”，磊吉马上就会想起那些牛肉火锅的味道。比起这个“姐姐”，“阿花”、“阿玉”在他听来要舒服多了。

明治时代，别说是“女佣”，“侍女”、“婢女”这种词也大有人用的。可如今连“女佣”这个称呼都招人厌恶，只好绞尽脑汁想出“maid”、“帮工”之类的说法，看来世道是变了。当面称呼的时候，要把“阿花”、“阿玉”的“阿”字去掉，后面加上一个“子”字，再加上“姑娘”这个敬称，称作“花子姑娘”、“玉子姑娘”。磊吉对此颇为反感：“要称‘姑娘’的话，直接就叫‘花姑娘’、‘玉姑娘’好了，什么‘花子姑娘’、‘玉子姑娘’，听着像是咖啡馆的女招待，我们家又不是咖啡馆。”可从乡下来打工的小姑娘们不理解这一点，比起“玉姑娘”，更喜欢“玉子姑娘”这样的称呼。

昭和十年秋天，磊吉和第二任妻子组建家庭，那年他五十周岁、妻子三十三岁。房子建在当时的兵库县武库郡住吉村的反高林地方，那一带现在听说已经隶属神户市东滩区了。住吉村和它东面的鱼崎町之间有一条住吉川流过，反高桥横跨其上。千仓家就建在桥下的河堤之上，往下游方向数第五六幢的房子。家里除了一家之主磊吉、妻子赞子、赞子与前夫所生的女儿七岁的睦子（后来也改姓千仓）之外，还有赞子的妹妹鸠子，一共四口人。另外，还有几名女佣，少的时候两三人，多则五六人。

家里除磊吉之外都是女子，按理不需要这么多女佣。可家里的女眷都是小姐出身，娇生惯养，没有那么多女佣的话，生活十分不

便。磊吉自己也喜欢家里热闹气派，赞成多找几名女佣。所以从那时开始直到现在，受雇于千仓家的女佣人数不少。后来从反高林搬家到对岸的鱼崎，战争开始后，又在热海有了别墅，战后又变成京都和热海两处房子。如此一来，女佣的数量越发多了起来，加上妻子赞子人好，容易心软，有人求过来就都留在家里了。

从那时开始直到搬到现在伊豆山这个家，已经数不清有几个姑娘来千仓家厨房帮过忙。短的有两三天、一个月就离开的，长的则待了六七年，甚至十年以上。都说远亲不如近邻，长时间像家人一样相处，在磊吉眼里，她们也是自己的孩子。有两三个因为老家离得远，就由千仓家准备彩礼，嫁到附近的人家，现在还经常过来玩呢。

虽说家里用过的女佣很多，不过几乎都是关西出身的人。两三年前来过一个小姑娘，已经回老家去了。现在有一个小姑娘，老家就在旁边的静冈县富士山脚下。除此以外，再没有来自关东地区的。因为赞子是大阪人，最初的房子也在大阪和神户之间，自然而然就如此了。战后从阪神之间搬到京都，又离开京都住到热海来，可妻子还是不喜欢关东人大大咧咧的样子，要找女佣一定去关西。现在，在热海伊豆山鸣泽家厨房出入的鱼店、蔬菜店的伙计都说一口流利的关东话，可女佣们一律用关西方言回答。一家人都是大阪腔，自然从关西乡下来到关东的姑娘们也没机会学到流畅伶俐的东京腔。就连切个萝卜咸菜，也不切成圆片，而是切成条形的呢。

虽说磊吉是东京人，可和现任妻子结婚二十多年来，从早到晚被周围叽里呱啦的关西方言包围着，到最后连自己也受到影响，说

话怪了起来，生来的东京腔不知不觉没了踪影。一次和东京人讲话的时候，不小心把“扔”说成了“丢”，遭到嘲笑。夫妻之间有时因为风俗习惯的不同争吵起来，无奈对方又有女儿，又有妹妹，人数占优势，每次都是磊吉甘拜下风。

从西边过来的女佣们，到了热海之后，模仿进出的商贩，记住不少东京方言里的单词。比如，对着卖蔬菜的要说“老姜”，不说“土姜”；说“京菜”，不说“水菜”；说“芋头”，不说“小芋”；“魔芋丝”要说“魔芋条”；“魔芋条”要说“魔芋丝”；说“南瓜”，不说“南京”。碰到卖鱼的，要说“马头鱼”，不能说“方头鱼”；“六线鱼”不说“油目”；说“刺鲷”，不说“姥背”；说“小沙丁鱼干”，不说“小鲷鱼干”。不按照东京的说法，就没办法买东西，所以这些日常生活中必需的单词马上就记住了，可声调却改不过来。至于“あかん（akan）”、“あれへん（arehen）”、“しゃはります（shaharimasu）”、“どないです（donaidesu）”这些动词、助动词之类更是用起来肆无忌惮，根本不想改。从前在江户城里使用关西方言，会让人笑话；最近大阪的相声打入了东京，电影里也经常播放。在千仓家进出的商贩们也受到感染，时不时把“多少钱”的“ikura”说成“几多（nanbo）”；把“谢谢”的“arigatou”说成“多谢（ookini）”。

接下来，我想从自住吉的反高林到现在的伊豆山鸣泽为止受雇于千仓磊吉家的女佣之中，挑选几位让人难忘的姑娘，把她们的事迹记录下来。虽然打算如实记录，可毕竟是写小说，不能说没有几分润色。如果读者们以为本书中所记录的人物事件都与事实无误，定会令磊吉

和各位人物原型感到困扰，这一点请各位读者务必予以考虑。

上文曾提到“磊吉在反高林正式成家”一事，其实那之前，磊吉就在芦屋与赞子悄悄同居了，只不过门牌上用了化名而已。说到这里，话题就扯远了，还是略去不谈。芦屋时代也曾用过女佣，不过在反高林才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自立门户，那时最先来到磊吉家的女佣叫“阿初”，所以就先从“阿初”说起吧。

磊吉从未去过鹿儿岛县，对那里的地理不甚了解，只知道每年九月份，台风袭击九州方面时，报纸上一定会出现枕崎这个地名。看看地图，发现这个枕崎在九州的最南端，建有灯塔。阿初就出生在与枕崎一山之隔的川边郡西南方村（现在的坊津町）一个叫泊的渔村，家里以农业和渔业为生。

阿初是昭和十一年夏天来到千仓家的。在她之前，已经有“阿春”和“阿蜜”两个女佣，因为人手不够，所以请赞子的朋友、一位牙医的太太又介绍了阿初过来。那年，阿初二十岁，曾在神户做过两三户人家的女佣，本名咲花若江。千仓家按照大阪赞子娘家的旧俗，认为对女佣直呼其本名，是对其父母不敬，一直给女佣另起别名。阿初来了之后，大家一起商量，定了“初”这个名字。

虽说在神户做过女佣，可阿初似乎有点不经世故。初次见到磊吉和太太时，就啪哒一声跪在走廊上，磕头行礼。

赞子问她：“之前在神户的哪里做工？”

“是在布引那里。”

“在那里做了多久？”

“半个月。”

“为什么半个月就不做了呢？”

阿初只是傻笑，不回答。

“是主人不要你了吗？”

“不是的。”

“那是你自己不做的？”

“是的。”

“那是为什么呢？”

阿初依然只是傻笑，没有回答。看上去不像有什么大事，赞子也就没有追问。两三天后，阿春打听出了原因，跑来告诉赞子她们。据说是因为差点被那家的男主人侵犯，所以逃出来的。

“是吗？阿初吗？”

赞子她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觉得十分不可思议。的确，阿初相貌平平，实在称不上是美女。她本人也有自知之明，说是在布引之前的一家做女佣时，总是被那家的小公子嘲笑“摔一跤也碰不到鼻子”。因为一天到晚被嘲笑，阿初也很气愤。来到千仓家后，有一天阿初突然从厨房冲到客厅，大叫“少奶奶”。

这里要说明一下，称家里的太太作“少奶奶”是那个时候大阪旧家的习惯，千仓家直到战争结束之前都用这个称呼。

“少奶奶，果然是的。”

“什么事情啊？”赞子问道。

“果然像那家的小公子说的那样。”

阿初边说边不停地摸着脸蛋。原来她刚刚在厨房门口跌倒，脸蛋蹭在地上破了皮。可是鼻子却一点没事，所以特地来向少奶奶汇报的。

记得战后，电影《乱世佳人》中出现过一个黑人女佣。千仓家的小姐睦子常说，一看见那个黑人女佣，就会想起阿初的脸。

第二回

阿初圆圆脸、高颧骨、大嘴巴、下巴翘，的确和那个黑人女佣有几分相像。不过，一双圆圆的眼睛很可爱，而且牙齿洁白整齐，说话的时候看得见牙齿润泽光亮。

阿初的优点不在相貌，在于身材。睦子说她像电影里的黑人女佣，是指脸庞的轮廓，其实阿初皮肤很白，身材丰满富态，并不难看。在三十年前的二十岁女子中，算得上个子高挑，干净清爽。她手指很长，脚虽然有点大，但形状不错。磊吉没有见过她的裸体，不过据睦子说，阿初的胸部比玛丽莲·梦露还美。

女佣穿起洋装，是战后的事情，在这个故事开始的年代，她们大多穿着和服。有一次，磊吉在二楼看见阿初罕见地穿着崭新的洋装——在当时可是非常时尚的打扮——请了假准备出门。阿初匀称的身材令磊吉惊叹，肩膀、手臂、胸部都很饱满，双腿笔直，又不瘦削，穿着皮鞋的脚步也很优美。令人赞叹的是，阿初总是穿着干干净净，十分注重形象。磊吉不喜欢脚底很脏的女人，而阿初永远脚底雪白，像是用毛巾刚刚擦拭过一样。从领口窥见的内衣也从来都是新洗过的，不带半点污渍。

磊吉常常想，虽然相貌一般，但有如此高挑的个头和完美身材的姑娘，要是出生在大城市，家境又好，一定会在衣着饰物和化妆方面十分用心，长大成人后不知比现在要出挑多少倍。即便是那般的相貌，如果从女校毕业，眼睛里充满知性的光芒，一定也举手投足间带有一种魅力的。想到这里，不禁可怜起这个出生在九州偏远贫困渔村的姑娘了。

眼看着阿初到千仓家一年多了，就在这个时候，阿初的表妹阿悦提着一个柳条箱住了进来。这个小姑娘并不是刚从鹿儿岛出来，其实一直在离反高林不远的住吉地方做女佣，说是被主人家的小姐欺负才逃出来的。阿悦后来就在千仓家住下了，她个子比阿初矮，胖墩墩的，没什么特别之处，不过老实正直这一点倒是和阿初一样。阿初个子大，人也大大咧咧的，有点领导才能，同乡的小姑娘们都当她是“大姐头”跟随她左右。不光是阿悦，泊村这个地方出来的女孩子们顺藤摸瓜似的一个个地找过来。有人从九州的最南端千里迢迢地赶来，无处可去，暂时先在阿初的房间里落个脚；也有人一直在大阪神户这一带做工，不满意现在的工作，来找阿初商量今后的出路。每次阿初都让她们留下住在自己的房间里。千仓家也不能坐视不管，必须分别为她们各自介绍去处。有时候一下子来了三四个，被褥也不够用，大方的阿初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家里给客人准备的被褥全都拿出来，让赞子也不知所措。

阿初的女佣房间，面积不过四张半榻榻米大小，有时候一下子要住七八个小姑娘，横七竖八像金枪鱼似的，那可真是热闹啊。阿春和阿蜜不知被赶去了哪里，其余的人有的被挤得贴在墙上，有的睡到了外面的地板上，来自西南方村的女孩子们围着阿初叽里呱啦

地说着听不懂的鹿儿岛方言，简直比枕崎的水产市场还要嘈杂。磊吉把女佣房间的这个女子聚会称为“鹿儿岛妇女会”，当然阿初是这个妇女会的头儿，执掌牛耳。大家都敬她几分，听了她的吩咐，马上去办。

一来大家都是投奔阿初而来，本来就低她几分，二来鹿儿岛这个地方还保留着封建的老传统，对于年长者的话总是言听计从。按当地老人们的说法，这可是鹿儿岛的美风良俗。的确这些女孩子们，阿初年纪最长，其余的都是十六七岁，或者十八九岁，自然而然阿初可以在她们面前威风起来了。

那时，在阪神沿线的深江和鱼崎之间有一个高尔夫练习场。一个叫新田的青年在那里做教练，新田时常到千仓家来玩，和赞子、鸫子她们聊聊天，或是领着睦子去附近的海水浴场。一个夏天的晚上，十点多了，家人们都出去纳凉不在家，新田也不知道，从后门进来，路过女佣房间，房门大敞四开，灯火通明，妇女会的姑娘们聊得筋疲力尽，全都呼呼大睡。只见阿初睡在横七竖八的女孩子们身上，袒胸露乳，玛丽莲·梦露般的豪乳一览无余。新田大吃一惊正想逃走，转念又一想，这么精彩的裸体展难得一见，又转身回来，拿出正好带在身边的相机，从层层叠叠的大腿之间走进去，上下左右、耐心仔细地拍了很多照片。

第二天，新田把洗好的照片拿来偷偷给赞子看。

“你什么时候拍的这些照片？这个玩笑开不得！”

赞子赶忙把照片没收了，也没有给磊吉看。听赞子说，照片上的阿初充满了诱惑力。

阿初和磊吉家人讲话的时候，基本说关西话。可一旦加入妇女